

# 澳華新文苑

## 第1160期

### 《艱難的蘇醒：張勁帆非虛構文學作品集》自序

張勁帆

突然有機會出我的第三部書，而且交稿時間非常緊，要趕在第三屆世界華文作家筆會今年三月底在海南召開之前完成印刷，請人寫序言幾乎是來不及的事情，非常幸運的是，出版社的張輝社長把我的書稿呈請著名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名家公仲教授審閱了，張社長轉告我，教授的評價不錯。我突發奇想冒昧地懇請公仲教授寫序言，本不抱指望，竟蒙教授恩允百忙之中賜稿，真是萬分榮幸！

這本集中的稿件收集了我從1989年到2021年底的紀實文學作品，排序上沒有完全按照寫作的時間順序，前面部分集中了有關我家族史和個人史的內容，我的家族史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我家祖籍在江西省萬安縣，那裡曾經是中共革命根據地，我們家族成員中有多人都被裹挾到那段波瀾壯闊又波詭雲譎的歷史中，到我這一代又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和出國潮，我們的家族史就是國家歷史的縮影。我相信是有一定史料價值的。

本書中佔據最大篇幅的是近十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艱難的蘇醒》。澳大利亞著名學者、評論家何與懷博士在評論我這篇作品時，說：“許多研究澳華文學的學者甚至熟悉張勁帆的文友，似乎都忽視了當年他一篇重要作品——他於1989年5月脫稿於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的報告文學《艱難的蘇醒》——〈青年論壇〉浮沉錄》。這篇長達十萬字的作品，就像其紀實的對象一樣，時運不濟，完稿時本來某大型文學刊物已準備發表，不料“六四”事件發生，在中國大陸發表已屬斷不可能。多年以後，張勁帆將文章壓縮到八千多字，以《〈青年論壇〉停刊始末》為題，發表於香港時政雜誌《爭鳴》1996年10月號上。至於全文，則是首發於《澳華文學網》，此時已是2011年5月5日。”“張勁



■2021年6月18日，張勁帆與文友合照於悉尼詩詞協會成立十五周年慶祝會上（左起：何與懷、何丹尼、張奧列、張勁帆）。

帆這篇1989年的《艱難的蘇醒——〈青年論壇〉浮沉錄》顯示了他令人驚嘆的高起點。如果說《初夜》《雲與鳥》《熱土》是張勁帆最重要的小說，那麼，在這之前，他已寫出他最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品了。在作品中，他說：“《青年論壇》的興衰成敗是整個中國思想理論界的縮影，也是當今整個中國政治態勢的縮影。”這個“縮影”，他寫出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其價值，綜合來說，應該超過他其他作品。筆者大膽預測，將來人們公正回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思想史出版史時，張勁帆這部報告文學一定會被提到。”（見何與懷《澳華文學評論集》94-98頁，澳華文學出版社2022年出版）很遺憾，這篇作品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還沒有被很多人讀到，尤其沒有被最應該瞭解這段歷史的祖國大陸人民讀到。本次發表是這個作品首次以未刪節完整版紙質書籍形式問世，作為作者，我期待有更多的讀者讀到。

本書中還有一些篇章是我本人和我耳聞目睹的澳大利亞生活實錄，其中也不乏趣味性，對於讀者瞭解海外華人和澳大利亞人或許不無益處。

紀實文學第一重要的是真實性，這是我始終堅持的一點，主觀上不敢有詭語，但是這並不排除我在資料的來源、細節的考訂方面完全不出錯漏，如有細心的讀者發現，歡迎批評指正。紀實文學既然是文學，還需講究文學性和可讀性，這也是我期望努力達到的，至於做得怎麼樣，也只有交給廣大讀者和評論家們做出判斷了。

這部書稿涉及到我本人的許多經歷，交出書稿，感覺如同交出自己大半的生命，希望讀者能從中聽到我的心跳我的呼吸……

感謝公仲教授撰寫序言，感謝張輝社長和有關工作人員付出的辛勞！（2024年2月24日）

### 《煉獄1989》：一部史詩式小說

這是第一部全景式表現當年八九學運及“六四”大屠殺的史詩作品。作者麥嘉作為事件的親歷者，“六四”之後不久開始寫作，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下花了六年完成此書。

歷史向來是由統治者書寫的，裏面充滿了謊言，個人也好，整個民族也好，很容易在謊言中迷失自己。作者就是想通過寫這部小說，告訴後人到底發生了什麼，讓人們知道歷史的真相。

這是一部小說，但比歷史更真實，更生動，更鮮活！歷史往往是枯燥的，常常帶有個人偏見，這種偏見容易偏離歷史本身。小說是用具體鮮活的人物來展示歷史進程，通過人物來重現歷史，復現歷史。在這裏，你可以感受到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感受他們的經歷，他們的情感，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呼吸，還有他們的心跳。

該小說的結構是獨特的，看上去平淡自然，其實獨具匠心。作者採取的是近似於日記體小說的敘事方式，一個章節寫一天發生的故事，每個章節四個單元，通過楚光、逸夫、沈鴻、金哲四個不同性格的人物從四個不同的視角和不同側面全景式地展示這場民主運動的發展進程，從胡耀邦逝世到校園內的民主運動，從天安門絕食到“六四”大屠殺，從學生到市民，從學校到工廠，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表現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麥嘉《煉獄1989》封面

這是一部關於中國知識份子的史詩，是一部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史，真實而生動地表現八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小說以八九年學潮中的北京大學作為背景，塑造了各種知識份子形象，表現社會變動時期知識份子的徬徨、迷茫和掙扎。對於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而言，這場民主運動如同一座煉獄，每個人都在經受著靈魂的考驗，有人沉淪，有人墮落，也有人在浴火中重生。

雖然寫的是歷史，但作者是把它當作一部純粹的藝術作品來寫的，之所以花那麼多時間和精力來寫這部小說，是希望在很多年以後甚至當人們已經淡忘這段歷史以後還有人願意讀它。

作者在寫這部小說時就知道這是一部中國國內無法出版的書，也知道寫這部書會給自己帶來的危險，但仍然用六年的時間來寫這部書，沒有個人的功利目的，也不用看人臉色，只是隨著個人的心意，尋找創作靈感，這樣的書自然很純粹，這樣的純粹在今天這樣浮華的年代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作者畢業於北大，對文學很有研究，出國以前曾是文學教授，有一定的文學功底，從來不刻意去模仿他人，只是自然地把自己的內心流露出來。小說天然質樸，沒有編造的痕跡，作者的感情是真切，書中所表現的生活也是真實而質樸的。

### 莫言論爭之我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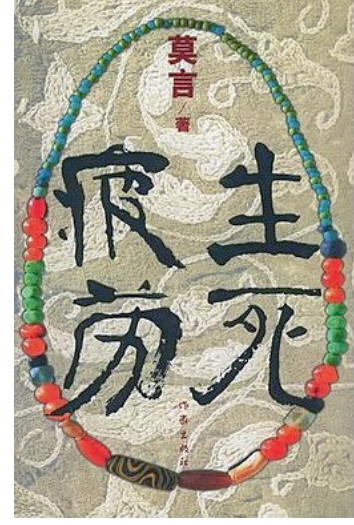
何與懷

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和對文學探索、文學創作的一種比較完美、統一的結合。

這部長篇的背景幾乎涵蓋了從1950年到2000年中共執政整個歷程。從土地改革，到建立互助組、初級合作社與人民公社，到大躍進、大飢荒、文化大革命以及人民公社宣佈解散……所謂生死疲勞，皆因折騰。這部小說將政治作為病理學來闡述，映照中國現實，反思體制的弊端和表達對自由的渴望，諷刺和批判既殘酷又荒唐以失敗告終的毛澤東農村共產主義烏托邦實驗。

小說中，當年土改的時候，有一個叫西門關的地主被中共槍斃了，他到了陰曹地府喊冤，閻王就叫他再世輪回。五十年間他一世為驢，二世為牛，三世為豬，四世為狗，五世為猴，六世好不容易再得人身，偏偏又是一個大頭嬰兒，帶著不治之症。讀者感覺，西門關所經歷的一切苦厄，似乎也像是作者莫言自己在經歷，他簡直是把西門關當作了自己的內心來寫，因此這篇小說有著深切的代入感和衝擊力。而莫言之所以能夠這樣寫，是因為他擁有一顆瞭明世事後關達的悲憫之心。《生死疲勞》正是在莫言這顆心的照應下，通過西門關的生死輪回經歷，引發出那段既殘酷又荒唐的歷史時期與西門關息息相關的各色人物的命運流轉。盡管這些人物命運蘊含著深切的悲劇色彩，莫言依舊遵照內心的關達悲憫，賦予世界萬物不管是人或是動物以生的尊嚴和死的哀悼。這便是《生死疲勞》讀來最為令人動情的地方，也是此書對於荒誕的後現代主義進行主題深化最有力的秘密武器。

特別請注意：莫言悲憫之心獻給了西門關，而西門關是一個被中共政權鎮壓的槍下鬼——一個冤魂。小說開頭寫了西門關在陰間被油炸之後，向閻王叫冤：



■初版於2006年的《生死疲勞》封面。

儘管是極小的字體在手機上閱讀，我還是堅持一口氣讀完了這部張勁帆的紀實文學作品集《艱難的蘇醒》。盡管是在臨時的倉促中，讀得匆忙而又粗略，我還是被這部作品集深深打動了。其實，老作家何與懷老師已經對該作品作了十分精準全面的肯定和評析，我再來說些什麼，真似乎是多餘的了。但是我還是忍不住，想來表達一番我的真情實感，就算個錦上添花吧。

《艱難的蘇醒》這書名取得真好。沉溺在無知和愚蠢的睡夢中人，要他蘇醒過來該是多麼艱難呀！這漫長的過程，正就是此書所要表達的全部內容。作者自己說，“交出這部書稿，感覺如同交出自己大半的生命，希望讀者能從中聽到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看，還能看到你的活靈活現的個性形像，你的不屈不撓、頑強拼搏的奮鬥精神和胸懷坦蕩、凜然正氣的純潔靈魂。

全書共有26篇文章，主要內容是寫自己的經歷、家史、親朋好友，每一篇都是與我們當今時代人命運緊密相連，血脈相通，內容充實，感情充沛，篇篇精彩，發人深省。書中有不小篇幅講述了自己的三代人的家族史，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百年的滄海桑田社會變遷。他是江西老區萬安人，曾祖父的正直篤信，祖父的老實務農，父親的海外留學，看去平淡普通，可大伯父青年時參加革命，因“AB”團錯案被殺，封為烈士，而三叔祖父，學富五車，卻因當了幾年民國縣長又被鎮壓，三叔土地不多，還要租種別人的土地，卻還頂了個地主帽子，父親文革甚至被打成了“外國特務”，關押批鬥，下放勞改。這個家族就是這樣既複雜又淒慘的了。所幸改革開放來了，舊賬不算，父親調回大學教書，自己考上大學，分到了省社科院搞研究工作，還娶了位漂亮能幹的妻子，一切似乎平穩安定了。然而，一個《青年論壇》的興衰成敗，再加之那

### 六月雪

晉夫

風中深深淺淺的腳印  
深藏年華無言的伏筆  
它刻在地上  
也刻在山石的骨子裡  
一片駝背的蒼老的土地  
黑夜里慢慢癒合的傷口  
六月  
一朵花兒潔白的微笑  
一個傻傻呆呆的等候  
為一場夢穿秋水  
或在尋找靈魂共鳴的慰藉

狂風中聽夜鶯婉轉  
又到了陽春落雪的六月  
寒冷讓我不敢張嘴  
緊鎖的朱紅大門  
金色發光的銅環  
那些仍活著的屍體  
那些已經死去的冤魂  
依託著一個又一個朝代的幻想  
晝夜都在荷槍實彈  
黃河收聲嗚若寒蟬

有生之年  
想有一回開懷的痛飲  
喜見一次交接季節的慶典  
在陽光下  
以神的名義  
與六月的雷握手言歡

### 談周作人《再說林琴南》

沿濱

一般對死者，特別是名人死者，大多會言過其實，褒獎有加。在講求中庸與禮節的舊時代更是如此。所以，當我讀到周作人的《再說林琴南》，有些吃驚。

林琴南，本名林紵，林琴南是他的字。百科上說他是“中國近代文學家、翻譯家，曾在北京大學講席。後專以譯書售稿與賣文賣畫為生，以意譯外國名家小說見稱於時。”“在不諳外文的特殊情況下，與曾留學海外的才子們合作翻譯了180餘部西洋小說，如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俄國托爾斯泰的《復讐情絲》、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笛福著的《魯濱遜漂流記》等……它們牢固地確立了林紵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紵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斗，並留下了‘譯才並世數嚴林’的佳話。”

因此，在林1924年10月初去世之後，眾多名人名家為其寫了大量的追思文字，也是自然。但在鋪天蓋地的頌揚聲中，周作人卻寫了不同的文字。

文章第一句話就不客氣，說，“林琴南死後大家對他漸有怨詞”，用了“漸”與“怨”兩個字。接著說，“我在《語絲》第三期上也做有一篇小文，說他介

場驚世駭俗的大動亂，張勁帆終於艱難地蘇醒過來，他選擇了出國留學，選擇了文學創作，選擇了到海外去創辦教育事業。這是一部人世間辛酸血淚的家史，也是一個有為的文學青年大半生的刻苦學習，力求上進，追求寫作，永不止息的聖徒行狀。這裡的史實，有珍貴的文史價值，所寫的人物，也頗有文學的斑斕光彩。

書中可圈可點的篇章實在太多，不僅有鐫刻著百年沉重的歷史印記，也不乏有溫馨可愛的情長誼深的故事。請看：團聚在異國，回國軼事，男兒遠行，尋根之旅，父親的回憶，找媽媽……還有感恩白樺。白樺也是我的摯友，引起了我的無盡懷念。在這裡，我只想單挑他寫的愛情之旅來欣賞。他並不是一位只會一本正經工作寫書的人，他會談情說愛，而且，他的愛情之旅寫得實在扣人心弦，叫人愛不釋手。他來了個一至五的層次敘述，曲徑通幽，步步深入。排隊買票，一見鐘情，輪船巧遇，二次相會，書信再三，一線希望，四次尋覓，幾乎絕望，五次一搏，終於開門見喜。我看到這裡，不禁聯想到梁祝姻緣，十八相送。那情意纏綿，感人肺腑，真難以忘懷！可那是歷史悲劇，而這卻是人間喜劇，有情人定將白頭到老，幸福終生。



■張勁帆非虛構文學作品集《艱難的蘇醒》封面

通讀全書，我深深感受到張勁帆對文學的一片真誠痴心，兼之語言文字功底的厚功底實，多元文化的長久熏陶，特別是閱歷豐富，視野開闊，三觀端正，潛質優良，在文學事業上必將能創造出一片新天地。正望別急功近利，求多求快，要潛下心来，埋頭創作，直而不朽！成功屬於有心人！老夫就在此恭賀了！（寫於2024年2月28日海南旅次）

（作者系南昌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小說學會名譽副會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副會長、江西當代文學學會名譽會長、著名文學評論家。）

### 但我仍然相信

塵埃

六月的河還未解凍  
落葉還避不起水聲  
三尺寒冽的土地  
猶如大寒已至的噩夢  
但我仍相信有一天  
破冰的陽光和六月的蘇醒



■1989年5月17日的北京天安門廣場上。

富裕的山水澆不開愚昧  
跳下的泰山自不極雪頂  
那一盞盞油燈長年不息  
打江山睡美人代代相承  
但我仍然相信總有一天  
腐朽的大樹一定會腐爛  
春生的六月會迎來春風

紹外國文學的功績。”點明自己並非看不到林的成就。但話鋒一轉，說，“不過他的功績止此而已，再要說出敘好處來，我絕對不贊成。”

因此，第二段直接總結說，雖然林琴南的譯本有“一百五十六種之多”，但主要是因為林從翻譯中得到了比一般翻譯人多五倍的價格。“如我們忘記了這個特別情形，只是嘆美他成績之多，未免有點不大的當”。周作人愛財，所以周從“財”去分析林的成績似乎也順理成章。（注：周愛財有一個小的證據，即中共將周從監獄放出來後，讓他寫其兄魯迅的資料，周總能將掌握的信息進行稀釋拉長，苟延殘喘，以度時日。）

緊接第三段，再點“林琴南的作品我總以為沒有價值，無論它如何的風行一時，在現今尊重國粹的青年心目中如何要緊的位置”。這主要指的是林自己的著作的價值問題。周作人認為，譯作還有點神氣，但林的著作“卻沒有性格，都是門房傳話似的表現古人的思想文章”。

最後一段周作人直接指出林著作無價值的根源，是因為林“始終維護他所尊重的中國舊禮教”，是“在許多人看來是他的最可敬仰的地方”，這裡含蓄地指出他所以受當時歡迎的背景，說是“輕視了群眾的保守”。周作人直接指責說，“憑了帝王鬼神國家禮教的名，為傳統而奮鬥，不能稱為勇敢，實在可以說是卑怯。”到此還不盡興，周繼續窮追猛打，說“預計公眾的後援在他這邊，這才大膽地站出來，成功了固然他得賞，失敗了他也不會受到什麼損失”，“倘若他知道這樣做了一定要明正典刑，他就一定不致了”。

現在中國似乎有一種崇拜民國的風氣，因為印象中那個時代有所謂中國傳統的精髓在裡面，還沒文化革命來挫骨揚灰。而周作人在我印象中更是一幅溫文爾雅，沒有脾氣的北大教授，所以，我看到周作人的這篇文章時有點吃驚。周作人最後的話也是讓我很是一驚，他說，“殉道是難能可貴，但信得死後即能升天，而殉道便沒什麼可貴的了；知道死了一定落地獄而不以為意，這才是可景仰的英雄。”再轉到林琴南的問題上，最後更是暴打，“林琴南的硬要我們大幾十歲，但年老不能勒索我們的尊敬。倘若別無可以尊敬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因為他是先輩而特別客氣。”

我先以為周作人寫這篇文章時還是衝動青年，其實不然，1925年時周作人已四十四歲了。那個年代的四十歲年紀人的成熟度應該抵得上今天的五十歲以上的人的成熟了。所以，我個人認為，這篇文章應該是周作人的成熟之作。

自此，我覺得我們應該重新認識一下周作人。在一個人云亦云的國度，能這樣敢於發聲，並堅持自己觀點的人，是值得尊重的。

無獨有偶，我讀到了聞一多談一位日友人用英文翻譯唐詩的偶章。一位熱愛中國唐詩的外國人，願意用英文來將中國的唐詩推向世界，照理說，中國的評論家應該客氣些，但是聞一多絲毫不留情面，從那位譯者對唐詩的意境，到翻譯的技巧都是通篇批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找原文去看一下。

於是，我聯想到當今海內外的文學評論的格調，只感覺到處都是一陣吹捧之風。更讓我不舒服的是，明明中國的文學作品，硬是要外國大學的所謂漢學家去評論去站崗，彷彿外國大學的漢學家才是拿著神筆的人。我相信某些漢學家獨到的眼光，但是，並不是說他們的眼光就是唯一的標準，畢竟菜好不好吃，歸根結底是食客說了算，某些美食家肚中有食，味覺麻木，不一定真的對咱們食客的胃口。（2024年5月20日於溫州）

（接上期）全書貫穿了女性視角。莫言說，母親去世後，他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就是這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他僅用了八十三天，便寫出了這部長達五十萬字的小說初稿。他在書裡“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他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於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部小說的卷前語上，莫言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當然，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莫言說這是他“狂妄的野心”，就像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不用說，莫言的作品不符合中共要求的“主旋律”，也注定讓一些滿心以為“歲月靜好”的人失望。但無可否認，這部小說嚴肅，誠摯，富有象徵意義，對中國百年歷史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作者以一貫超乎常人的想像力和東方超現實主義的筆法，以樸素的小人物為載體，描繪了一幅散發神秘色彩的鄉村圖景，充滿對紛亂變革時代的展示，特別展現他對親情與人性的反思，發出振聾發聵的時代之音。人們說，這是莫言小說的突破，也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一次突破。莫言也這樣告訴世人：“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瞭解我，應該看我的《豐乳肥臀》。”

六、《生死疲勞》佈置了一個魔幻境界，對中共建政後五十年全部措施作了全方位的揭露和批判。

《生死疲勞》於2006年出版，這是一部中國鄉村社會的龐雜喧嘩、充滿苦難的變遷歷史，也是莫言在藝術上向中國古典章回體小說和民間敘事的偉大傳統致敬的鴻篇巨制。

莫言用四十天寫就這部四十三萬字的長篇，但這個故事在他心裡積累了四十二年。莫言說：“假如我能有兩本書得以流傳，《生死疲勞》肯定是其中之一。”莫言還透露：諾貝爾獎的評委因為讀完了《生死疲勞》，才把這個獎項授給了他。莫言向讀者推薦他這部作品：“這本書比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寫作風格，以及我在小說藝術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小說中人跟動物之間可以以小動物變化，通過動物的眼睛來觀看中國最近五十年來社會、歷史的變化。力爭用一種最自由、最沒有局限的語言來表達我內心深處的想法。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是